詩經講義　四

御問十一十三

共十一

與猶堂集卷之十

洌水 丁鏞 著

[seal stamps]

詩經講義十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

御問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朱子曰理是如此若道眞箇一上一下則不可夫人之魂氣無所不之則宜有升降往來者而况聖人之精神異於凡人乎書曰禮陟配天是神之陟也書曰祖考來格是神之降也有陟必有降謂之一上一下似無不可而朱子之言如彼者何歟

臣對曰理一而已眞理之外更無一副虛假之理卽凡天下之事理若如此則眞箇如此理若如彼則眞箇如彼旣理如此又何故而不可乎聖人之於天也生而盻事死而陟配故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者周公之所以孝於其父也陟配之理苟不眞的周公之孝其親豈不虛假乎哉二典三謨之註朱子之手澤也其釋陟方之義訓之爲陟遐昇天則朱子於此本有定論但所謂一上一下 臣亦疑之魂本無形其升其降豈如生人之往來乎陟降也者疑之之詞也古人求神之法於彼乎於此乎焄蒿悽愴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上下升降悠揚恍忽而不可一定故謂之陟降非指一上而一下也故周頌曰陟降庭上陟降在家陟降厥士若是者神之降格而通謂之陟降也此篇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若是者神之陟配而通謂之陟降也朱子之云不可者葢云陟降二字非一上一下之意非謂陟配之理不可曰實然也 臣又按春秋傳論澶淵之會而引此句曰信之謂也此又一義也

本支百世言其將享百世也即稱述之中寓其禱祝之意後來八百蒼籙足以當百世而魯衛諸邦永作藩屏与周相爲終始則周公之言於是乎驗矣周公不假卜筮而知

惟以人事推度之然以禹之聖而夏之祚訖于四百以湯之德而殷之運訖于六百則周室之王業至于八百之久者豈以文王之德賢於禹湯而然歟

臣對曰邦命之能久長惟在乎積德之根基立國之規模周之八百后稷周公之功也然臣則以爲周之八百不如商之六百何者東周以後禮樂征伐盖不得自天子出與宋微子之不絕湯祀何以異哉若殷則六七賢聖迭興於將衰之日至紂之世威福自如能使三分天下有其二之西伯昌拘於羑里之獄其無一辭而就死地雖緣彼虐之烈此德之順而其紀綱命令有足觀者

東周之君雖有商紂之虐其能使齊桓晉文俯首聽命
如是哉其所以綿綿綴綴菫保一縷之脈者不過曰大
封同姓而已此詩之必舉本支而繼言百世者其旨淵
乎深矣左傳論衛侯事引此句曰能固位者必度其本
末而後立衷焉亦須參攷也

緝熙即上章之亹亹不已也敬止即下章之小心翼翼也
雖似合誠敬言而語有賓主此句當主敬看蓋首章言於
昭于天在帝左右則文王之德与天為一也文王之所以
与天為一之實在於亹亹令聞而其本則又在於對越上
帝故於此以敬言之此敬字豈非一篇中骨子歟

臣對曰敬止之義凡有三部其一以止爲語辭周頌之夙夜敬止不聰敬止是也其一以敬而爲所止之極大學所引本取止字而去以明止至善之義者也其一以爲敬其所止敬止猶言愼終若緇衣篇所引是也緇衣曰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繼引此詩曰於緝熙敬止斯豈非愼終之意乎若作愼終意看則止字較緊較重朱子必以爲語辭者例之以夙夜敬止不聰敬止也然大學緇衣之文其精神骨子分明在止字上以此言之此章此句本當以愼終意看與濂洛主敬之義煞有不合 臣又思之緝熙二字亦不必看得太重周

頌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曰於緝熙單厥心曰俾緝熙
于純嘏曰學有緝熙于光明皆是一樣文字詳玩諸文
未必爲至誠無息純亦不已之意讀書之法貴在會通
但執一句穿得太深恐於古人本旨彌遠彌踈也大抵
文王之敬敬于事天也文王之誠誠于事天也誠敬之
本在於事天何必文王耳昔我 寧考克敬克誠嚴恭
寅畏之衷屢形於絲綸之間伏願 聖上深留意焉

殷士膚敏集傳曰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益稷曰虞賓
在位洛誥曰王賓殺禋賓客有助祭之例矣微子作賓而
備三恪之列則微子之執裸將可也並与其臣屬而使之

行灌鬯之事何歟先儒云廟中以有事爲榮待微子以賓禮故並榮其臣屬也歟

臣對曰宗廟之祭不當使亾國之大夫助其祼將而此其然者示天下皆臣服也視天下爲一家也殷士祼將未必爲殷士之榮而實爲周家之榮也故舉此而戒其子孫俾知受命之難与夫天命之難諶也至於殷士恐亦不億麗中人未必其爲臣屬也

永言配命註曰命天理也此篇内凡八命字宜無不同皆是其命維新之命而於配命別爲訓詁何歟配命之命亦受命之命蓋言修德而永配所受之天命恐非以長合天

理而言未知如何

臣對曰中庸章句曰性卽理也此云命天理也朱子之意理一字兼包性命然天命有賦性之命有得位之命永言配命是永配得位之命也恐与性理有間

聖旨中分析誠無餘藴矣左傳孔子論魏子之事引此句曰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其曰長有後者豈非得位之命乎此句之義孔子已釋之矣

大明

俔天之妹俔磬也其所以爲譬之義可得聞歟孔氏所謂磬作然云者亦未詳

臣對曰譬物之法舉此与彼較看而酷肖然後可以爲譬磬有兩股左右酷肖故曰磬譬也或引淮南子之文爲譬倪之證然臣按淮南子之倪卽今之相風竿也与譬字無當本文曰譬若倪之見風無須臾之間定此謂終身迷惑者譬如相風竿也

尚父之伐商當以智謀不以勇力如請焚蓍龜之類是也王於牟搏而鷙擊特一猛將之事恐不足稱尚父之賢且牧埜之會前徒倒戈攻後以北則無待於衝突摧陷之力尚父亦安所施其鷹揚之勇歟

臣對曰天命人心之所歸雖曰不藉武力誓師變伐之

時亦不可有雍容揖讓之風故樂記曰發揚蹈厲太公之志八十元戎之奮其鷙勇如秋隼騰霄之勢者以其氣象而言也且武王之誓師曰尚桓桓如虎如羆言其搏噬如虎羆也奚但鷹揚已哉

緜

御問曰陶復陶穴西方苦寒故豳俗爲然若謂國小未有室家則恐似可疑七月詩曰躋彼公堂是豳公有堂宇矣篤公劉篇曰取厲取鍛是公劉作宮室矣何以謂至古公而未有家室歟

臣對曰史記曰古公至於岐下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

城郭室屋由是觀之在幽之時不能爲此然宮室之制古也古公之時豈有巢居穴處之理恐相基先築艸艸庇覆姜妃旣來始營寢廟寢廟旣成始立家室故據其初而言之曰未有家室當時事勢或似然也或曰陶復陶穴蓋指百姓之從遷者而言之也

四臣之次禦侮最在後何歟先内修而後外攘故歟

臣對曰據孔子四友之說則疏附近者悅也奔奏遠者懷也先後令譽之來也禦侮惡毀之絶也近者悅而後遠者懷令譽彰而後惡毀絶四者之序不其有倫乎

棫樸

御問曰雲漢長竟天蓋以爲周王季壽之久如雲漢之長也雲漢長故章于天季壽久故能作人似非無取義者未知如何

臣對曰詩之取興苟得本義無不精密如此 聖喻至當矣

追琢其章荀子富國篇劉向說苑皆作雕琢何歟

臣對曰按周禮天官追師註曰追治玉石之名又孟子曰追蠡謂雕刻如蠡形以爲鍾鈕也追與雕本相通也

旱麓

御問曰豈弟君子干祿豈弟上下豈弟煞有分別上豈弟

以盛德全體而言下豈弟以干祿一事而言歟

臣對曰豈弟二字其解不一左傳論管夷吾事以愷悌爲謙讓之意又周語單襄公之言以愷悌爲禮讓之意又表記以凱弟爲卑讓之意三說同作讓意又左傳論欒書事以愷悌爲從善如流之意又表記以凱弟爲強說之意又呂覽以愷悌爲長大之意又淮南子以愷悌爲信義之意其說之雜出如是惟左傳及國語單穆公引此詩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藪澤肆既民力彫盡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此恐爲此詩之正解豈

抑之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即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之義也然則不顯無射總合在宮在廟之時而言也不顯亦臨者神道之不可度思也無射亦

弟者樂易也上下豈弟恐無大小全偏之別也

思齊

御問曰不顯亦臨是愼獨工夫無射亦保是執中工夫皆敬也或曰不顯亦臨敬也無射亦保誠也恐不必如此分屬歟

臣對曰不顯亦臨屬在宮之時是大學愼獨之誠也無射亦保屬在廟之時是論語執事之敬也然以射爲厭則亦保二字無味且与不顯異例此甚可疑按小爾雅射明也又九月律中無射言陽氣將盡也班固無厭之說未必有據臣謂無射亦不顯之意神道若無陽明而肅敬

保者聖人謹敬之誠也無一毫厭倦之心射者厭也而又能保守誠敬也此之謂亦保也訓射為明恐涉穿鑿也

之心若有保守者在也

皇矣

御問曰惟此二國集傳曰夏商也商政之不獲宜上天之究度而若夏則遠矣或曰二國商与周也商之与周其政不相得故四方之國必審擇其可与者而皆無如周德書所謂惟爾多方罔堪顧之者也乃始眷顧于西而以岐山与宅此說似爲得之未知何如

臣對曰二國之解凡有三說毛傳以爲夏商鄭箋以爲殷崇或說以爲商周臣以爲俱未穩當夏之亾久矣於周無當毛說非也殷崇之並稱雖有正義之分疏終是不

倫鄭說非也至於殷周之說尤恐誤解何則四國四方之國而西顧亦四方之一也然則將使一個西周旣列於彼二國之中又列於此四國之中無是理也且從集傳以首章爲太王之事則太王之時曷嘗有商周之不相得乎此又說不成也臣謂二國密与崇也按史記西伯得專征之命越二季伐密須又三季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蓋伐密伐崇卽文王作都興王之本故此篇全敘是事而首章先擧与宅之命中間二章特敘王季之德以爲毓慶之本也據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大夫諫公曰吾自懼也君子引此詩曰其秦

穆之謂矣此以楚与江爲二國而非以秦与楚或秦与江爲二國也二國之非商周此亦可見矣或曰首二章爲太王之事則二國不當爲密崇臣則曰第三章明言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自太伯之自字當著眼看夫旣曰自太伯王季則首二章之未嘗言太王可知也又按天作之詩曰彼岨矣岐有夷之行此承文王康之而言非承太王荒之而言若然此篇之第二章正徵爲文王之事也故舊註亦以爲文王之事又漢書郊祀志曰乃眷西顧此維与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據此則此篇之首章又明徵爲文王之事也夫首二章旣爲文王

之事則二國者密也崇也
載錫之光大旨以爲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爲徒讓耳所
謂知人卽言知文王之當成王業避王季使傳文王也若
如此則是太伯順太王翦商之意而欲使周家終有天下
也朱子又何以謂太伯之心卽夷齊叩馬之心歟
臣對曰帝作邦作對則篤其慶錫其光皆帝眷也王季
雖有友愛顧何以錫其光於乃兄乎且下章之言其德
克明承載錫之光一句而言葢天錫之光故其德克明
也兊一字旣無涉於太伯則太伯心術之微又不必論
矣

其德克明克明克類上克明是德之全體与帝遷予懷之明德同下克明卽能察是非爲六事之一而或者並上下克明皆以能察是非看恐失本旨未知如何

臣對曰上下克明宜有大小全偏之別然左傳成鱄對魏子合上下明字並以爲照臨四方之明舊注亦然照臨四方則其明亦大矣上下二字之同作一義亦無不可也又樂記引此章亦宜參攷

無然畔援無然歆羨禁止之辭然則文王之德於伐密之時猶未造道之極處故天戒之曰無畔援無歆羨俾先登岸至伐崇之時文王之德已造道之極處順帝之則故天

乃嘉之曰予懷明德也欤文王生知之聖非積累而漸進者則宜無前後淺深之別而詩人之言如此者何欤

臣對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恐非遏人慾存天理以造道之戒語也毛傳以岸爲高位鄭箋以岸爲獄訟俱不合理臣以爲帝謂文王者三恐皆卜筮之詞不然古者別有稟天命之法如卜兆之繇詞也無或畔背其援助無或貪羨其鹵獲師行渡水卽宜登岸皆軍占也故下章曰侵自阮疆陟我高岡其登高據險之法果遵帝命又下章帝謂文王令用鉤援臨衝而卒章果用臨衝上下文理無二例也大抵道岸之說昉於佛氏

苦海津梁既悟則到彼岸佛語也文王周公之時安得有道岸之說乎

靈臺

御問曰或曰靈臺非文王始作也左傳哀公二十五年衛侯爲靈臺藉圃漢地理志濟陰城陽有堯靈臺後漢章帝紀祀唐堯于成陽靈臺靈臺舊名也文王特踵之耳蓋觀妖祥望雲物皆神靈也故曰靈也孟子只引經耳非眞以不日成之而謂之靈也此說何如按劉氏外記曰黃帝設靈臺立五官以序五事大抵靈臺之名自黃帝始然孟子曰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夫豈無實而孟子言之哉

臣對曰黃帝靈臺帝堯靈臺之說不見正經然帝王立
國必有望氛祲之臺按國語楚靈王爲章華之臺伍舉
曰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又曰先王之
爲臺榭也臺不過望氛祥引此詩以證之又漢班固之
賦曰登靈臺考休徵又靈臺詩曰帝勤時登爰考休徵
意軒堯之時亦有望氛祲之臺与周之靈臺其用實同
故借其名以稱之也且靈沼靈囿無災祥必驗之靈而
亦謂之靈則以速成而謂之靈者不特孟子之言即詩
之本文自證之後儒雖欲不信孟子豈可並誣詩文乎
且衛侯之靈臺籍圃不過爲飲酒行樂之所則与魯昭

公之冬築即囿叔孫子引詩為諷無異又兩漢祭祀志班固傳
王莽傳中溯論靈臺之本原皆不過以此詩證之則靈
臺之名始起於文王而望氛之制粤自乎軒堯矣但其
所謂速成非謂一日成之不日者不設期日也鄭箋之說
楊慎亦從之矣

靈臺之詩必並言辟雍何也以其同處而然欤抑臺池鐘
鼓皆游觀之事故以類並取欤左氏說靈臺在太廟之中
壅以靈沼故謂之辟雍此則不足辨公羊傳曰靈臺在國
之東南二十五里辟雍所在不見於傳記以義揆之望氛
祲察災祥欽天之事也行大射習禮樂教人之事也靈臺

辟雍之設各有所以必不同在一處或曰後漢左靈臺右辟雍實遵周制此果有所據歟

臣對曰辟雍靈臺其用不同而漢平帝時王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其後光武建武中元元年始建之謂之三廱靈臺辟廱之並稱自此始也故江陵項氏縣學記曰天子之學謂之辟雍班朝布令享帝右祖則以爲明堂同律候氣治曆考祥則以爲靈臺此又祖三雍之說者也然禮含文嘉歷論靈臺之效凡十有餘條而終無所謂學宮二字蔡邕明堂論歷叙太廟學宮通合之制引古經傳亦十有餘條而終無所謂靈臺二字可見靈臺

辟雍本不相關而漢時之列爲三雝者特以此詩之並
舉也然辟雍之爲樂名旣見於莊子与大章大夏大濩
大武並列而言之則後儒之以之樂二字之獨多爲非
樂名者妄也匀天之樂雲門之樂樂名之下有之樂二
字者不可勝紀其將並謂之非樂名乎莊子之特加之
樂二字以辟雍本有學名故加此二字以明其爲樂名
也蘇氏亦引莊子之文以辟雍爲樂名而朱子以爲學
以樂名樂以學名雖未可知要之辟雍爲習樂之所也
故馬端臨亦曰周之辟雍卽成均也成均卽大司樂之
職也辟雍之兼爲樂學二名豈不較然乎然則此詩之辟

雍明是樂名而靈臺辟雍之不在一處可謂無疑若夫
辟雍在左東膠右瞽宗之中与清廟明堂列爲三宮而
靈臺辟雍之列爲三雍卽因王莽誤讀此詩之致也

文王有聲

御問曰適追來孝作豐是王季之志而文王成之也夫豐是
崇國之地伐崇然後可以作豐若謂自王季已有伐崇之
意則文王之伐崇在崇虎讒己之後爲方伯專征伐之初矣在
王季時崇虎之惡未著王季亦非方伯專征伐者何以得
伐崇而有其志歟

臣對曰武王周公之繼志述事不過修祖廟陳宗器而

王天下不与焉則文王之聿追來孝亦恐非伐崇翦商之事且王季之不能有伐崇之志不但事理則然據漢李固傳有曰斯所謂聿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意當時釋此詩者必以文王服事殷朝不失臣子之節爲聿追來孝之事故其言如是然又按禮器曰武王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此又以伐紂爲追孝則文王之追孝當是伐崇事也詩稱太王實始翦商則作豐之功或亦王季之志臣未敢質言也

武成曰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則天下之心服於此已見何待辟雍之講學行禮而後

始皆心服歟

臣對曰辟雍之禮大賚之政皆足以服天下則其先其後有不必論也曾子於祭義篇引此爲孝道之極致荀子於王霸篇引此爲官人之大效孝經引此詩以爲孝悌之極致孝者太廟之事也悌者太學之事也又劉向說苑曰聖王修禮文設庠序天子辟廱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也引此詩以證之則先儒之說皆以辟廱之禮爲可以服天下也

生民之什 生民

御問曰王跡之說以玄鳥之生商澤龍之興漢推之固不

可謂無是理然以大人之跡而謂上帝之拇則易以致惑葢大人是鬼神鬼神固有現形者故留其跡矣帝以理之主宰而稱初無形狀豈可以拇指言歟以大人爲上帝所命之鬼神則可直謂之上帝無乃不可歟

臣對曰民之生久矣豈姜嫄之時又有不由人道而生者據正史稷是嚳子大戴禮嫄是嚳妃明明有父母所生而司馬遷無識信野人之說妄爲荒誕誣罔之詞其失大矣夫歆歆然若有人道之感者是謂嫄嚳未嘗爲夫婦也周人之禘嚳而郊稷何也若以爲鬼神之跡則是姜嫄旣爲帝嚳之妃而又与鬼神歆感非淑也鬼神

亦本無形寧能有跡蹊野中乎臣謂玄鳥祀其時也澤
龍神其事也欲辯則褻不敢煩也或曰若以人道而生
胡爲乎隘巷平林臣則曰苟以隘巷平林爲履跡之證
是謂棄之將以諱譽其言尤褻不可讀也意后稷初生
長大異常可怪之甚故棄之不然不坼不副無菑無害
亦常事也大抵此詩帝者嚳也毛傳之義正正堂堂而
鄭玄好怪信河圖中候等讖緯妖邪之說以亂聖經惑
之甚矣王充奇怪篇論禹卨堯稷及漢高澤龍之事
其說嚴正的確見理甚明臣嘗韙之矣
誕彌厥月是滿十朔之限歟抑生於第十朔之末歟

臣對曰彌本弛弓之意彌者長也遠也久也益也惟詩
詁曰終也或曰彌月卽踰月也踰月則長大長大而其
生如達故異之也
有相之道一說曰相視也有相土地之道也蓋后稷相土
地之宜知某土宜某穀此說何如
臣對曰周禮土會之法辨五地之宜以土宜之法辨十
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則后稷之穡必
有相土之法或說有理矣或曰相讀之如造物來相之
相蓋方苞發秀堅好穎栗亦或有陰相之功而然也
取羝以軷祭行道之神冀佑道路也非如祭田祖之爲祈

季而曰以興嗣歲何歟

臣對曰周禮夏官大馭掌王輅以祀及犯軷註山行曰軷蓋封土象山以車轢之而去示無險難也後儒引月令冬祀行之文以爲行祭而卒歲故曰以興嗣歲此說有據矣

行葦

御問曰徒擊鼓曰咢鍾鼓未備大旨何以謂歌樂之盛歟鍾鼓既設一朝饗之形弓詩所云而行葦則燕禮燕輕於饗故有鼓無鍾歟伐木詩即燕朋友之詩而曰坎坎鼓我燕禮之無鍾可見所謂歌樂之盛只從燕禮言之歟

臣對曰燕禮雖輕未嘗無鍾臣按燕禮始奏笙歌而賓醉之後即奏陔夏肆夏奏夏之法必有鍾鼓故周禮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燕禮未嘗無鍾也又燕禮云賓所執脯以賜鍾人若其無鍾安有鍾人臣又按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笙磬鍾鑮鼓鼙之物無不備焉亦無徒鼓之理臣安竊以爲咢直言也按漢書韋賢父韋孟詩曰咢咢黃髮師古曰咢直言也蓋咢与諤通商君傳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又家語曰湯武以諤諤而昌又漢儒林傳曰臣無謇諤之節據此諸文咢之爲直言無可疑也徒鼓之爲咢雖見於爾雅爾雅訓詁只

引此詩不足爲據臣按此詩即學官大射養老乞言之詩也舊序既有養老乞言之説而馬端臨以行葦矍相爲庠序中以射造士之事其言必有所據臣又按射義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今按詩文肆筵授几養老之事也酌斗祈耇乞言之事也射儀孔子之言以祈作求祈耇者求言於黃耇也然則或歌或咢謂或奏笙歌以導樂意或發直言以獻箴戒也

酌以太斗以祈黃耇於衆賓果誰先歟肆筵設席之初燕毛而序齒矣及其既燕而射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則此

大斗之祝當以不侮之人爲先歟

臣對曰序賓以賢者中多者居上也序賓以不侮者季高者居上也始既上賢旋又上齒不以藝而侮長也輔氏之說以不侮爲德盛之人不亦謬乎德之高下不可辨定何以序之若然酌斗祈耉自當先獻於高季無可疑也雖然臣則以爲祈耉者曾孫乞言於黃耉也於是黃耉台背之人引之誘之以道德之言翼之輔之以仁義之言繼之以祝壽祝福之詞此之謂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也臣又思之曾孫者天子也天子之尊而親酌大斗乞言於黃耉之老人者示民以悌也故祭義曰食三

老五叟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設三老五叟羣老之席有適饌省醴之禮有發詠登歌之節既歌而語語之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此乃養老乞言之法而行葦之篇即其詩也（卷阿詩云以引以翼空參攷）

既醉

御問曰介爾昭明是言德之昭明益以秊彌高而德彌邵爲祝也夫人老則易昏故祝君子以昭明也朱豐城說指福之高明光大者恐未然

臣對曰德音孔昭其德克明明德之謂昭明固有可據福

之謂昭明臣未之聞也臣又思之考終命者五福之一
也臨終昏亂君子惡之必如曾子之啓手易簀而後方
可謂高朗令終也
永錫爾類類之爲善可疑類只是世類之類孝子又有孝
子則是類也蓋言永錫爾類己之子孫也以彭盧陵所言
後漢柳氏姑事可見未知如何
臣對曰類之爲善蓋本毛傳而類之爲世類本有明證
按國語叔向論單子不忘成王之德引此詩曰類者也
不忝前哲之謂也單若不興子孫必蕃此豈非永錫類
己之子孫者乎又類同類也左傳論穎考叔事曰愛其

母施及莊公引此詩以證之又晉人令齊人以蕭同叔
子爲質齊人對曰蕭同叔子寡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
於諸侯而曰質其母以爲信是以不孝令也無乃非德類
也乎引此詩以證之又漢馬融忠經曰君子盡孝敬之
心以養其親施及於人引此詩以證之又後漢章八王
傳濟北王善居喪梁太后下詔引此詩亦以爲族類教
道之意錫類之解若是其多而釋不聞以類爲善柳氏
結事亦一證也又孝子不匱坊記作勞而不倦之意家
語作恪勤不息之意亦与呂東萊源源之解有異矣

御問曰來宗是言尸之尊主人欤尸為主人之所尊欤

臣對曰鄭箋以為尸尊主人之意而少牢主人拜安尸尸答拜主人酳尸尸拜受尸醋主人（主人）拜[illegible]受尸与主人葢互相尊敬然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曰天下其孰能宗予以此推之此云來宗恐是主人尊尸之意也旨酒欣欣以燔炙芬芬例之則欣欣似是酒美貌氣味和暢之謂非以人心之樂而言未知如何

臣對曰然矣氣味和暢則艸木亦稱欣欣矣

假樂

御問曰次章宜（君宜）王与斯干之室家君王同意不愆不忘率

郊祀志論郊祀交神之義引此句又後漢

由舊章是言子孫之爲天子諸侯者三章末章復爲頌祝於今王而朱子以此二章爲皆稱願其子孫之辭何歟

臣對曰 聖旨至當矣左傳魯文公享於晉賦嘉樂(文三年)又齊侯鄭伯如晉晉侯兼享之賦嘉樂(襄廿六)並無戒子孫之意卽舊註亦以第三章以下爲頌祝今王之辭也

率由羣匹輔慶源以爲盡用天下之賢恐不然上下率由之率空無異義循用羣匹言循用其謀猷也未知如何

臣對曰率由舊章之句雜出諸書孟子論先王之法引此句(離婁篇)韓詩外傳記哀公子夏之言引此句又漢書

章帝紀論師傅建官之制引此句又張綱傳上書陳文明二帝之德引此句又陳蕃讓太尉於胡廣引此句皆以率由爲循用之意率由之義本來如此豈獨於率由羣匹有異解乎

洌水 丁鏞 著

詩經講義十一

公劉 生民之什

御問曰公劉之在西戎能自立國與黎君之寓於衛不同歟若未立國何以有田疇倉廩自不窋失其官守竄身戎狄至公劉爲三世而不窋則未能立國公劉修德乃始有國歟抑公劉復后稷之業夏室因所居而封之歟

臣對曰按史記公劉不窋之孫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子慶節立邠國於豳按綱目前編夏桀二十二歲

公劉遷國于豳又漢婁敬傳曰自后稷封邰積德累善
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又路史曰公劉去后稷已十餘
世索隱及歐陽洪羅之說並以避桀爲正則居豳之非
受封明矣且古者諸侯之國不如後來之强盛如奚仲
之後爲薛皋陶之後爲六蓼見於春秋皆國小民寡凜
不自保而其爲受封之侯自如也不啻以後雖失后稷
之官未嘗並失邰封則雖奔竄流離不能寧居其封號
自如也故行則有干戈戚揚之儀居則有倉廩百官之
富君子牧乎依舊是唐虞受封之國若以爲受封於夏
室於古無文也

徹田爲糧集傳曰周之徹法自此始然諸侯從時王之制故文王之在岐山九一而助是從殷制矣公劉之居豳當夏之時宜遵貢法何以刱爲徹法耶徹法果是公劉所制則此章何不言境界制度之詳歟徹田之徹非徹法之徹則又是何法歟

臣對曰後儒之駁集傳凡有三條其一曰通其田之所出以作貢也其二曰公劉宜遵夏制也其三曰周之名徹非通力之意也臣以爲三說皆非也夫較數歲以爲常者以歲之豐儉而言若夫土之肥瘠未嘗隨歲有變其將於五十畝之中較其數畝之中以爲常乎若然公

家之取於民雖均其制產則不均臣故曰其通田作貢之說非也昔者文王之治岐也亦用平土之法地著爲本此司馬法也文王當殷之時宜不敢刱行新制而其法之異於助如是況於公劉之時乎臣故曰公劉宜遵夏制之說非也即其所自引公羊傳曰公田不治則罪民私田不治則罪吏若使公自公而私自私則宜其公田之罪吏私田之罪民而今乃反是則正徵其爲上下通力之法臣故曰徹非通力之說非也徹田之解宜從集傳也

卷阿

御問曰此詩猶臯陶之賡載歌也然有虞之至治而臯陶猶以元首叢脞爲戒則當成王伴奐優游之時召公宜以太康戒之而惟盛稱壽考福祿之事畧不及於兢畏淵惕之意何歟

臣對曰此篇據舊說爲戒王求賢之作帝王之道勞於求賢逸於得賢賡載之歌亦此意其曰元首明哉者戒其知人也其曰庶事康哉者逸於得人也其曰元首叢脞者戒其不得人而勞也然則此篇亦因卷阿之游遂陳帝王逸於得人之理蓋言旣得人則恭己無爲壽考福祿而已賢聖之言前後一揆恐當與賡載歌相爲表

裏矣

鳳凰于飛鄭氏以爲因時鳳凰至故以爲喻成王之時果有鳳凰之瑞歟書之君奭篇曰鳴鳥不聞然則卷阿詩在周公作誥畱召公之後歟

臣對曰成王之世未聞有儀鳳之事按說苑黃帝聞天老之言備黃冕帶黃紳齋于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韓詩外傳亦載是說而皆以此詩證之黃帝之說雖未必信若使成王之時有鳳來集則兩儒不必遠引黃帝之事蔡邕琴操有神鳳操謝希逸謂是周成王時鳳舞紫庭而作然此未必有據矣

渭濱之後車渙郊之良馬固是待賢之具矣卷阿之車馬不過爲成王游觀之資而集傳以爲待賢者何歟

臣對曰集傳之義淵永有味不必疑也或曰此詩恐是無棄爾輔屢顧爾僕之意王者之求賢任官恭己無爲如車之有輔馬之有僕乘而坐上者熟路閑馳不煩不勞也若以爲游觀之具則恐非本旨矣

民勞

御問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未能遽望其太平也則其下當以小康之道言之而柔遠能邇虞舜之所以成至治豈可曰小康歟

臣對曰厲王之政大亂不可以遽望太平必先除大亂以成小康終致太平故此章可作三節看上四句小康之望也中四句大亂之除也末二句太平之致也按左傳子大叔悔不用子產尚猛之言以致萑苻之盜孔子曰寬則民慢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施之以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引此詩曰上四句施之以寬也中四句糾之以猛也末二句平之以和也家語亦載是說此詩之義孔子已釋之矣又呂覽城濮之戰晉文公三罪而民服引此詩爲不失刑賞之證又淮南子泰族訓引此詩爲刑罰無寃之證蓋寇虐之遏中國之惠也

此詩備言小人之情狀一章曰無良二章曰惛怓三章曰罔極四章曰醜厲五章曰繾綣一節深於一節而其必以繾綣終之者何也人主知欲遠小人無繾綣之患則自其詭隨之初而痛斥之歟

臣對曰繾綣者不獨迎意逢惡固結於其君抑其朋糾類結牢不可破陰凝氷合堅不可渙者也大抵小人之禍始於無良中於罔極終於繾綣良心旣喪無所不爲人君之察其情狀必自無良始也伏願 聖明深留意焉後漢陳忠上疏引以謹無良之句曰隄潰蟻孔氣泄鍼芒明者愼微智者識幾以此觀之察其情狀顧不在

於無良之初乎又左傳子舟引以謹罔極之句戒其不
良強圉益旣不能防微杜漸亦當殺其鋒而折其勢無
使滋蔓又不能是而至於繾綣則固結而無可爲矣臣
又思之小人內訌則戎狄外猾其理若相呼召內修外
攘王者之大務也無縱詭隨先內修也式遏寇虐後外
攘也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一篇之大綱也自古小人之
禍必底於戎狄唐之楊李實召范陽之寇宋之章蔡馴
致靖康之禍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此之謂也伏惟
聖明三復此詩淵然深念焉

此詩爲戒同列而作同列是王所信任者足以勸王而黜

使人故歟以第二章無棄爾勞觀之同列似亦賢人何以爲厲王所寶愛歟

臣對曰此詩之爲戒其同列蓋以王欲玉女一句而然也然鄭箋之云王予我欲令女如玉者未嘗不通又按晉程本之書曰詩云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夫糾其邪志而溢其所乏是忠臣之所畱察也可見古人皆以此句爲穆公直陳厲王之語也厲王曷嘗親賢哉

板

御問曰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有殆哉岌岌之意反覆丁寧哀痛惻怛使聽者悚然怵惕是宜繼言

救之之道而今其言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只責諸言辭之間何歟此果爲當時之急務歟

臣對曰國之治亂係於朝廷之言議都兪吁咈唐虞之所以治也淸談謔浪晉魏之所以亂也民械上聞天怒震疊而在朝之人方且謔浪笑傲此凡伯所以深憂永歎而哀痛惻怛之意必從言辭起也且言辭不可少也左傳叔向曰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引此詩以戒之又說苑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引此詩以戒之以此觀之當時之急務亦未必不在是矣

蔑資似是無所憑藉之意桑柔云國步蔑資亦此意集傳必云嗟歎之辭何歟

臣對曰殿屎蔑資莫惠三語相照殿屎既是飢困呻吟之意則蔑資者貲財之匱乏也莫惠者賑濟之無術也恐不必以蔑爲滅以資爲咨也

攜無曰益似是無所費於天之意安城劉氏曰言求之即得而無費於己已是誰歟亦指天歟

臣對曰攜無曰益之義鄭箋劉說都不明白臣以爲取者持也字从手又者手也攜者提也天之牖民有如父母攜持嬰兒率循天命民莫不善凡牖民之方無以加於攜持

益者加也民之於君擕則從之此所謂擕無曰益牖民孔易也

蕩之什　蕩

御問曰此詩既託文王之言則自首章當直爲文王之言而乃以蕩蕩上帝起句先爲詩人之自言者何意歟

臣對曰首章乃是一篇之總旨天命匪諶卽其大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殷商之興亡也未必爲人性之始善終惡又據洪範蕩蕩者無偏之意與多辟相照說苑至公編所引可以參考也臣又思之古之君子小心昭事不敢怨天指上帝曰暴虐之上帝無是理也臣謂疾

威上帝其命多辟者言雖疾怒之上帝其命皆出公理豈有偏僻者乎由人執德之有始無終故上帝之命隨之有改耳蕩蕩至公之德方且發明豈敢詬之爲暴虐邪僻哉此詩大旨皆殷鑒之戒也天之亾殷豈可曰邪辟之命也哉

抑

御問曰舊說以爲刺厲王而考其時世不合則又有追刺之說朱子非之矣今不必更爲疑難惟作自警看密切體驗則於吾身心爲有益南容之三復白圭只是佩愼言之戒而已何嘗理會到刺警之是非耶讀詩法恐當如此未

知如何

臣對曰武公之生在於宣王末季而此詩之作又在武公末季左傳國語皆有所據此所以爲自警也然篇中亦多刺王之言此甚可疑然讀詩之法貴乎體驗誠如聖教今不必更事考據矣

尊主卑臣紀綱可立而乃曰惠于朋友何歟年方九十有五而自責以亦既抱子何歟君子信天知命而自歎以我生靡樂者何歟凡此皆似可疑

臣對曰不唯是也一篇皆憂時慨世之語其非自警明矣

桑柔

御問曰召穆公凡伯芮良夫之徒皆周之賢臣既已在位有匡救之責而進不能力諫於君前退而自述憂憤有若艸野之空言何歟如曰厲王監謗人莫得而諫則取禍之道詩与言何異哉厲王一見而怒則三臣者危矣其於明哲保身之道又何如也朱子以桑柔謂在共和之後則追刺恐亦無益

臣對曰厲王監謗而召穆公諫之厲王說榮公而芮良夫諫之不可謂不諫也諫之而不聽故其憂愛之誠發而為詩豈若是庸懦畏禍進不能謇諤退以為誹謗徒以彰君之惡者哉

誰生厲階上文君子是指王則厲階似是指榮公之類蓋言非王有爭之心有小人爲之階亂者而小註輔慶源以爲指王而言恐誤未知如何

臣對曰若曰誰作厲階則厲階當屬小人而今曰誰生厲階則王實生之慶源之說亦非誤解按左傳楚子爲舟師以掠吳吳人踵楚滅巢及鍾離沈尹戌曰王一動而亾二姓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以此言之其爲指王無疑也且競者彊也恐非爭意又後漢段熲傳引此詩以梗作鯁梗者木㿒水也鯁者骨塞喉也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云云集傳曰夫知其不能聽而自誦其言者何意言之不見聽必有逆耳而批鱗者非惟不見聽亦將招禍故復誦其已對之言而忽之中心亂焉如醉欤臣對曰聽言則對與雨無正聽言則答同只是詍詍拒諫之意謂聽其尋常之言則隨問隨答若遇箴誦之言則茫然如醉無所省覺也注疏之義亦如此按左傳秦師敗績於殽秦伯引此詩以自引咎蓋曰蔽於貪欲雖聽良箴之言而不能省悟也又漢書賈山傳盛陳工瞽詩箴諷誦陳諫之意亦引此詩蓋曰非不進箴誦之言而聽之者不能分別也

雲漢

御問曰舊說以爲美宣王然今觀其詩蓋仍叔代述憫旱之意以爲雩禱之詞如後世祈雨祭文也遇災修省何暇爲頌美之辭如安樂無事之時耶

臣對曰有刺詩而若頌美者偕老之刺宣姜是也有美詩而若箴警者雲漢之美宣王是也帝王之美不在乎車服之盛鍾鼓之樂遇灾修省側身恐懼莫非頌美之事則篇中雖無贊揚之語不害其爲美王之詩也

周之郊祭后稷配天故与上帝同稱欤后稷爲始祖故首稱之欤或曰后稷司稼穡故禱雨之辭先呼之此說亦有

所據歟

臣對曰三義皆好然此詩云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詳玩其文終非禱雨之詞也

崧高

御問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此非詩人之托言實有此理故蘇氏曰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申吕自嶽降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蓋以此詩爲必可信也然降及後世人材眇然豈地靈已衰不生豪傑歟天地之氣實與人事相關人主苟能財成輔相陶鑄至化則山河已衰之氣可使之復盛而人豪輩出歟

臣對曰人傑地靈之說自古有之而風氣之異習俗以別如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之類是也然蘇軾潮州之碑陰用佛氏輪回之說 臣嘗病之傅說騎箕之說亦不見正經恐与王良造父東漢二十八將之說同爲夸誕之歸也 臣按孔子閒居論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之理以生甫及申歸之文武之德謂文武培養之功及於久遠有此人才之輩出也 臣謂山河之氣無古無今無盛無衰有能修文武之德自能致申甫之生伏願 聖上深留意焉

夫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大臣之職也營建侯國築城作邑

一具臣足矣召伯以大臣行築城之事周家之待大臣不
已輕乎若以爲召伯世職司空主繕治城郭之事如王肅
說則烝民篇仲山甫以冢宰城齊何歟若曰經營侯國使
大臣爲之卽周家之常致則此果武王周公所制之法歟
且以黍苗之詩觀之召伯帶領許多車徒人馬去也自勞
攘朱子以爲曉不得雖平時猶不可況當宣王時承厲王之
餘烈雲漢之災異屢經澤鴻之流民初集而勞民動衆若
是其煩何歟

臣對曰臣以爲後世大臣太尊故庶績不凝其弊不可
以不矯也禹稷濬畎澮躬稼穡益与周公烈山澤驅犀

象豈皆失大臣體耶夫理陰陽順四時臣未之信堯之時有降水湯之時有大旱四岳伊尹之等將免冠謝其罪乞解其官而去乎揚惲死於日食寃獄也丙吉憂在牛喘詐言也苟以理陰陽順四時爲大臣之職則小人巧飾災眚擊去賢輔庸夫務持大體遮護己短此賢者之不幸不肖者之利也臣又思之營建侯國宜使大臣主之古者經涂有軌城雉有數屋霤有度寢廟有制以至百官有司之設車服旗旌之章土田溝洫之界名山大川之限皆有法例將使受封者自爲之營度乎抑使位卑者強爲之裁制乎其勢不得不使大臣主之也春

秋之時晉獻公使士蔿築蒲城晉悼公使魏絳戍梧城皆大臣也諸侯城楚丘以存衛諸侯城緣陵以存杞是又鄰國之君自相營築也況於大臣乎宣王之時荆蠻淮徐之亂為國大患申伯之封于南國不唯申伯是寵亦所以藩屏王室名伯營之不亦宜乎古者帝王亦皆親民後世君道日亢民情不通而為大臣者又傲亢自尊深居潭潭之府民之難見不異鬼神此生民之所以凋而治道之所以卑也伏惟聖明深留意焉

烝民

御問曰生仲山甫若以為異於凡民之生者然雖仲山甫

之賢豈有加於常性之外歟凡民不能全其性而仲山甫則能全之也然則天生烝民生仲山甫兩生字煞有分別上生字無心下生有心如是看未知如何

臣對曰天之所以賦性於人者堯舜與人同也然其所同者即好賢本作善惡惡之性擴充此性人皆可以為堯舜若其氣質之稟不能無清濁之分故聰明睿智別有拔萃而超類者不可誣也然則仲山甫之生亦有以異於人者烝民之生生於造化之理山甫之生生於嵩祐之意其生雖同其所以生則異也臣嘗以為舜之孝友人皆有可以為之理舜之璿璣玉衡凡人不能造然有

巧曆焉能作璿璣玉衡不可以此謂可以爲舜有孝子
焉能得底豫烝乂便可曰可以爲舜識以舜之所以爲
舜在此而不在彼也孟子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者豈
不以是乎

集傳曰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修也學問進修豈但在於
威儀而已歟玉藻之九容論語之三貴君子固未嘗不以
威儀爲重然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瑟僴赫喧表裏相符則
可不然而徒事乎威儀則易歸於色厲而內荏令色而足
恭矣然則此章所云威儀是力恐反啓學者務外之弊未
知如何

臣對曰心廣體胖而後方有睟面盎背之效今欲勉力於威儀則自不得不勉力於柔嘉之德直內方外制外安內是內外交修之功也故古者觀人專察威儀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又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又曰人而無儀胡不遄死衛武公之爲抑戒其冠冕之語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又曰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又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其賓筵之戒曰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春秋傳觀人論人之法不外乎威儀鄉黨篇尊聖學聖之術不出乎威儀臣不能更僕數之然則威儀是

亦所以進其德也

仲山甫職在元輔袞闕是補不可一日不在王之左右而今乃出爲城齊之役則以吉甫共貞協贊之心何不言於王而留之歟

臣對曰仲山甫之城齊不過一時往役何必勉留然卒章曰式遄其歸則吉甫之意亦或以補闕爲急也然宣王之無從諫之德臣於祈父之詩已言之矣左傳趙盾驟諫而引此詩以勉靈公之補過是又諫之者臣而能補者君也仲山甫之去留固何以多少於宣王乎

韓奕

御問曰汾王之甥似是韓侯之妻爲汾王姊妹之女而輔慶源以蹶父爲厲王之壻將甥字作外甥看解似以韓姞作汾王之甥女看然古禮外孫亦稱甥汾王之甥當以外孫看而屬之韓姞也歟

臣對曰此章与碩人詩文勢相類未必以蹶父爲汾王之甥若使蹶父眞爲汾王之壻則亦當以韓姞爲汾王之外孫而謂之甥也古者外孫謂之甥孫也

百兩彭彭八鑾鏘鏘備言韓侯與衛之盛而韓姞之賢則顧無一言及之何歟

臣對曰蹶父戚里之家韓侯元勲之臣也勲戚結婚而

其車服之盛賓客之衆至於欄其盈門則詩人之爲詩也不能無諷意其間且蹶父之愛其女不能教之以謙恭孝友之行而只以川澤之饒物產之豐相居而与之有後世求婚取富之意亦可見武夫之寡識也按左傳季文子致女于宋而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豈非蹶父之事有以啓之耶善觀詩者可以知戒矣

江漢

御問曰告于文人謂文王也上章既言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則似當並告文武而乃獨告文王者何歟

臣對曰文王之爲文人臣恐未安文王謂之文則武

王將爲武人子臣按文侯之命曰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又曰用賚爾秬鬯一卣此可證也洛誥之秬鬯二卣亦所以錫之周公而周公爲魯始祖無所禋告故禋于文王武王若召穆公晉文侯既非燕晉之始祖自不必告于文王也按禮緯文九錫一曰輿馬二曰衣服九曰秬鬯故韓詩外傳亦以釐爾圭秬鬯一卣謂九錫之賜文人若是文王則既有功而賜之反使之禋于文王而使不能榮其先祖乎恐無此理然則文人者召虎之先公舊說本然也

常武

御問曰王者親征如非不得已則不可爲也後世如漢高祖唐太宗喜自將擊之皆是兵鬬餘習耳周宣繼世之主与經營艸昧之君不同何嘗慣習於兵事而乃躬蹈不測之危地何欤

臣對曰此詩之爲親征未有明據史記亦無親征之說按晉史宣王救急朝夕故命召穆公征徐方王曰旋歸者大臣不可久居于外也又漢書嚴助傳興兵討閩粤淮南王安上書力諫引此詩勸其懷綏則當時不以此詩爲親征也又後漢馮緄傳命緄爲車騎將軍往征武陵蠻詔策引第四章蓋以此詩爲命將出征之事也今

按首章以下無非命將之語未見其爲親征之詩然征伐之不親未必爲帝王之盛事漢高白登之師太宗高麗之征益以其兵間餘習蹈不測之危徼不急之功故論者非之至若澶淵之役眞宗不行親征則宋其危矣高煦之亂仁宗不行親征則明其危矣時有緩急義有當否恐不可一槩論也

鋪敦淮濆集傳曰敦厚也厚集其陳也或曰敦頓也越書曰西陵名敦兵城者以句踐曾頓兵也蓋以敦爲頓矣宣王之伐徐頓兵淮浦所以張威如勾踐之伐吳頓兵西陵所以審勢此說似然而与集註不同何歟

臣對曰衛風頓丘爾雅謂之敦丘則敦頓本相通然以鋪敦爲張威頓兵之意則語欠斡旋恐不如鄭箋之以敦爲屯也混屯謂之混敦則混屯本相通魯頌曰敦商之旅又楊雄甘泉賦曰敦萬騎於中營敦果屯也鋪敦者敷屯也韓詩及後漢書又以鋪敦爲敷敦矣

瞻卬

御問曰舍爾介狄集傳曰必將有夷狄之大患王舍之而不忌方作詩之時邊釁未啓何以灼知其必有夷狄之患歟

臣對曰介狄之義毛鄭不同鄭所云被甲之夷狄亦恐

未安 臣以爲狄与翟通樂記旄狄以舞之春秋翟人來侵漢書羽耿夏狄皆可證也介狄言耿介之雉文也按玉藻夫人揄狄註曰狄讀爲翟謂畫雉於衣取其耿介之德也今婦人作慝休其蠶織舍其耿介之雉德而爲梟爲鴟故繼言威儀不類言不稱揄狄之服也

人之云亾邦國殄瘁蓋傷其時之無人也猶言其人亾則其政息非謂當有是人而初沒也未知如何

臣對曰臣以爲此時亂獄滋豐善人枉死其曰罪罟不收靡有夷瘳其曰此宜無罪汝反收之恐皆此意按左傳子木曰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不幸而

過寧僭無濫引此詩以戒之又後漢黨錮之獄陳蕃竇武爲閹人所害郭林宗痛哭於野誦此詩以悲之可見亂獄之說不爲無據然云亾者謂無善人非謂善人之初没也故子太亦曰無善人則國從之又秦穆公之卒三良爲殉君子引此詩曰無善人之謂也又欒祁論魯君之喪政曰政在季氏三世矣無民者焉得逞其志引此以證之又韓詩外傳論易困于石之義曰困而不知據賢人未有不亾者引此以證之此皆無善人之意也

召旻

御問曰池之竭矣小註朱子說分明作比而集傳以賦稱

豈未及改正歟

臣對曰按國語幽王三季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川源又塞塞必竭是歲也三川皆竭據此則池竭(泉竭)亦當爲賦其實事而今詳詞例似是取比之語也

昔先王受命曰辟國百里与下泉思郇伯之語相同益以亂極必治之意有願果不食之望此所以居變雅之終歟

臣對曰夫子編詩之微旨恐只如是矣

洌水 丁鏞 著

詩經講義十二

周頌

御問曰頌之爲言容也故古語從容謂之從頌頌之義當云形容先王之功德而大序云美盛德之形容孔氏曰歌成功之容狀是美字歌字屬頌字容屬功德頌与容有間矣若曰形容功德則通歟

臣對曰頌之爲言只云形容則其義未備蓋頌者有美無刺形容者善惡無分必兼形容功德四字然後可以

該也按少儀有頌而無謌註曰頌將順其美也又大射
儀西階之西頌磬註曰成功曰頌萬物西成故西方鍾
磬謂之頌蓋頌者形容之外又兼功德之意也

清廟之什　清廟

御問曰清廟是周宗廟之名耶宗廟則文王不應獨享古
者昭穆之禮代各一廟是文王一廟謂之清廟歟序說引
洛誥王在新邑烝祭之文以爲此其升歌之辭則並祭文
武而稅於尊故只頌文王也然則清廟非文王獨享之所
以爲周家宗廟之名歟申培詩說清廟周公之成洛也周
公奉成王見諸侯作明堂宗祀文王作此樂歌是以明堂

爲清廟也此說何如

臣對曰清廟明堂本無二也檀弓曰王齊禘於清廟明堂左傳曰清廟茅屋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命魯公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所以廣魯於天下也蔡邕明堂論又与太學合而言之曰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水圓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此說爲晉儒所駁然清廟非文王獨享之所而清廟之詩則爲宗祀文王而作也升歌清廟愀然如復見文王則清廟

之詩蓋所以形容文王清明配天之德若是並祭文武則愀然如見恐不當只舉文王也至若申培之說竊取洛誥孝經之文者不足輕重也

秉文之德是多士平日執行文王之德云歟是於祭祀時始執行文王之德云歟

臣對曰文王作人之功陶鑄一世則多士平日之工必皆行之有素若於祭祀之時始欲執行則矯而易怠矣漢書劉向傳論此詩曰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此亦以平日執行之工而言之也

烈文

御問曰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集傳曰戎大也嚴華谷云時助祭諸侯多有以武功定天下者故當念此戎功使子孫可大也是以戎作兵與集傳不同此說何如

臣對曰戎者大也功者武功也繼序之君易忘刱業之艱舉先祖而戒子孫者無以加於念先功而大之也皇明高皇帝圖畫戰伐之狀以遺子孫亦合此義助祭錫福之謂之戎功於理未允也

天作

御問曰旣曰天作高山又曰彼作矣是言大王之作與天同功故下兩作字歟

臣對曰國語鄭叔詹釋此詩曰荒大之也大天所作也謂太王因天作而益大之也下兩作字猶言再造之也

昊天有成命

御問曰此是康王以後之詩則何以在於我將時邁之上歟夫子自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而詩猶有失序如此者何也豈後儒之誤歟

臣對曰以此之故成王二字舊註以爲成其王功謂如成王之孚成王畏相之成然國語叔向之解此詩明以爲成王之德以爲成王明文昭正武烈又賈誼新書釋此詩明以爲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成王之爲成王

無疑也詩之次序或以祀典之異用或以樂章之異編
天作之祀大王而在於清廟維清之下亦可見矣

我將

御問曰明堂之祀文王配帝當在武王時若在成王時則
配祖也自周公而配父則是周公行天子之事也其可乎
故必是武王時周公制之矣明堂之祀以季秋成物之時
行之則蓋取成形於父之象也其爲配父而非配祖也明
矣然朱子嘗以爲繼周公者只以有功者配之此是無論
父与祖云歟

臣對曰明堂之祀若爲禰廟之祭則成王之世必去文

王康王之世必去武王審如是也雖幽厲之君但爲時
王之禰則皆可以宗祀明堂豈理也哉周人禘嚳而郊
稷祖文而宗武此畧論定於成王之世而八百季無所
變者也配父而不配祖臣未之聞也豫之大象曰殷薦
上帝以配祖考易象者周禮也以祖配帝不旣有據乎
臣又思之明堂大祀之必用季秋不見周禮而季秋大
饗僅見於吕氏月令鄭玄以爲五帝之祭雖杜氏通典
載之爲周制未必非秦法然且配祖配父未有明文何
況萬物成形於帝吾人成形於父此箇義理不見正經
通典無文亦豈足爲不配祖之確證乎臣聞易曰帝出乎震

而萬物出乎震春秋傳曰父生之師教之以此言之祭
帝祭父於生物之時亦未爲不可也臣按大傳追王三
王在武王受命之初而宗祀之禮未有稱述逸周書曰
成王七年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乃建大社于國
中此与新邑烝祭同在攝政之七季則此篇与清廟之
詩同作於成王之時又可知也漢武帝祀五帝於明堂
以高皇帝配之配帝之法唯問功德何論祖禰宗祀文
王之在成王之世恐無可疑也

時邁

御問曰此詩之爲肆夏其說恐難信外傳曰金奏肆夏樊

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韋昭註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卽周禮九夏之三此似誤解若使肆夏卽樊則外傳何以稱肆夏樊于呂叔玉曰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其不稱肆夏爲樊與以樊連遏看固与韋說不同而亦有錯謬者若以執競爲韶夏則九夏本武王時樂周公所作者而執競是昭王以後之詩何以得列於九夏也凡此皆大段可疑而朱子取之而不辨何歟或曰九夏頌之類已亾不傳時邁非肆夏執競非韶夏思文非納夏夫所謂肆夏樊遏渠是別有其詩而非九夏之三此說何如大抵九夏樂之亾自鄭司農已云而樂師教樂

儀曰行以肆夏儀禮大射奏肆夏燕禮亦云賓及庭而奏
肆夏郊特牲亦云賓及大門乃奏肆夏則肆夏者非獨用
之饗元侯亦泛及於賓客送迎趨步決拾之文此必与巡
狩方嶽肆覲諸侯之詩有殊辭然則以時邁爲肆夏豈非
諸儒之傅會歟雖以詩中有肆于時夏一語而強名之然
執競何嘗有樊遏字思文何嘗有渠字歟

臣對曰三詩之非九夏之三後儒辯之甚詳按九夏之
用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來賓奏納夏蓋
以樂章節其步趨故賈誼治安策曰步中采齊趨中肆
夏可以見也此章有肆夏二字思文有時夏二字朱子

之取呂說葢以是也然執競之詩本文無夏字唯應劭

風俗通論舜韶禹夏之義引鍾鼓喤喤磬管鏘鏘之句

或者以此爲執競韶夏之明證然英章䕶武未嘗

舉此亦蹇矣杜子春又以九夏爲夏書九歌之餘則周

家之詩何与於是也

執競

御問曰周之有天下自武王始詩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

何歟

臣對曰受命而有天下雖自武王商奄淮徐反亂靡常

自成王之世五誥幾頒而後天下始心服焉且魯侯南

征王師東伐四方之事久而未已則奄有四方之屬之成康亦無不可矣

思文

御問曰粒烝民貽來牟亦謂之文德歟后稷之文與堯之文思舜之文明其果無差殊歟

臣對曰文德配天故天乃報之以來牟也蓋后稷之前未有來麰意后稷修德而天降嘉種殆若雨粟之異故左傳申叔時引此詩曰詳以事神禮以順時時順物成上下和睦神降之福時無灾害又漢書劉向傳曰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貽我釐麰麥也 始自天

降此皆臣和致和獲天助也其爲文德孰大於是也

臣工之什 臣工

御問曰豳風曰三之日于耜田畯至喜三之日正月也今臣工詩曰嗟嗟保介維暮之春暮春三月也耕作之時比豳風爲晚何歟且曰奄觀銍艾朱豊城以爲銍艾之收必在於孟秋是觀艾反先於豳風之八月收穫矣晚耕早收者又何歟

臣對曰周正暮春正是夏正之正月舊說亦然豳風之三之日未嘗不合且據舊說引月令既以保介爲驂乘之甲士則本非農官不必与田畯至喜同在於一月也奄觀

經文只言其成熟之易豐城孟秋之說未必有據也

噫嘻

御問曰少昊有九扈堯有農師何以曰成王始置田官歟如曰周之置田官自成王始則豳公時已有田畯矣然則此田官即鄉遂司稼之職鄉遂官名見於周禮周公之所制故謂之成王始置也歟

臣對曰始置云者非謂中國之始置亦非周家之始置謂成王即位之後始置田官也然此詩若為成王之戒田官則成王生時豈可謂之成王乎無是理也

振鷺

御問曰人物相比明是興體集傳作賦也何歟

臣對曰毛傳於三頌惟此篇與有駜爲興也朱子之以爲賦也者恐以亦有斯容一句句撿上下却異乎天然起興也

豐年

御問曰降福孔皆大旨云神降之福此神字似指祖妣而朱豐城以爲指田祖先農方社何歟

臣對曰大旨之言秋冬報賽者蓋本小序而小序但曰秋冬報也無賽字箋曰報者烝嘗也烝嘗者祭其先祖非祭田祖也少牢特牲饋食之禮皆有嘏詞嘏者降福

也神降之福非是之謂乎豐城之說恐不如安城之說

按左傳季文子取穆姜之櫬以葬齊姜君子引此詩曰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蓋其所重在於祖妣又說苑稗

此詩曰一人不得其所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人之於田祖恐不當曰孝子也

雝

御問曰此詩如以爲武王祀文王之詩則詩中幷稱文武如以爲成王祀文王之詩則成王不得於太姒稱文母於此於彼皆抗揑不安何歟

臣對曰此詩古人皆以爲武王時作獨申培詩說以爲

成王祀文王之詩前此漢章帝禘光武孝明而詔書引
用此詩章帝之於二帝猶成王之於二王又桓寬鹽鐵
論以綏我眉壽介以繁祉爲刑措不用之效刑錯不用
蓋在成王之時則所謂申說或據此等文也然劉向封事
明以此詩爲武王周公繼政之詩可見西漢儒宗本無
異論自古帝王之德兼稱文武虞書有聖神文武之稱
唐頌有睿聖文武之稱豈文王專政四方之功獨不可
兼稱文武乎然則以爲武王之詩恐無不可也

有客

御問曰亦白其馬蓋言其人潔白而其馬亦白也亦字實

有意味而集傳作語辭何歟

臣對曰振鷺之亦有斯容此詩之亦白其馬兩亦字爲上下樞紐恐非語辭至於鄭箋武庚之說曲之甚矣

武

御問曰篇末註曰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或曰春秋傳引武詩者定爾功之語而稱以其卒章尸則非首章明矣朱子誤據坊本而云此說何如

臣對曰左傳楚子之說本欠精核其引時邁則曰作頌其引武詩則曰作武其引賚桓則曰其三其六若是則武與頌當爲二體賚與桓當爲一篇乎註家爲楚樂歌之

編次則雖使耆定爾功眞以爲首章固不足爲據又左
傳晉師救鄭而還隨會引無競惟烈之語而謂之武曰
此亦武詩之謂武而非賚桓之[illegible]謂武也又卻戌子求
成于象狀引文王旣勤止之語汎稱詩曰而未嘗云武
曰卽武自武而賚桓自賚桓也臣又思之武詩者歌也
武舞者舞也歌舞異制不相爲用故季札觀樂詩曰歌
而舞曰舞次序不紊迥然分別可按而知也歌有詩章
故其音亾而其實猶存舞以象成故韶濩咸英湯然無
跡唯大武一部猶載樂記孔子之答賓牟賈是也其一
成二成皆是象德未聞其雜以歌頌混之篇一以武詩

而爲武舞臣未之信也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御問曰念茲皇祖陟降庭上恐是成王自言思念文祖常若見其陟降于庭而集傳以爲武王之事何歟

臣對曰臣案匡衡傳曰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上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也此詩之解匡衡已盡之矣

於乎皇王集傳以爲兼指文武然文王有聲曰皇王維辟皇王烝哉皆稱武王者則此章皇王亦豈獨異歟

臣對曰成王之繼序繼於武王武王之繼序繼於文王

則惟武王爲上承下接覲於下句之繼序思不忘可以知皇王之爲武王矣

訪落

御問曰落始之義曹氏說未盡草木種子落則復生落爲生之始也以落爲始其義在此歟

臣對曰人所聚居謂之落如聚落區落之類是也故宮室始成而祭謂之落曹氏說恐誤引也

敬之

御問曰仔肩任也任任有二義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以道而言也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斯以位而言也此云仔肩之

任是學問工夫之重歟是王室基業之大歟

臣對曰肩所負曰任凡自擔曰自任使人擔曰任人以此言之曾子孟子任無二義也王者之保有基業必賴學問之力則內聖外王之任亦不當分而二之也

小毖

御問曰桃蟲鷦鷯小鳥也說苑云鷦鷯巢于葦苕所栖与食不在桃而謂之桃蟲何歟鷦鷯之雛化而爲鵰而或云初聞桃蟲之名認以爲蟲不知其爲鳥此亦可爲一說歟

臣對曰後儒以桃蟲爲掏蟲蓋云喙銳如錐專剖葦中蟲食之故曰掏蟲此本爾雅剖葦之文而言之也臣以

爲鷦鷯喙銳而微曲體小而團實宛如桃形之有尖故名曰桃蟲者小之也雖化爲鵰之說昉於陸璣未知何據允与蚘通恐是蠢動貌与拚之爲飛貌相照大誥之允蠢二字亦俱作蠢動之意則文勢尤順允者蠢也詩人之意蓋曰見其允蠢而錯認爲蟲見其拚飛而始信爲鳥也

載芟

御問曰秋官薙氏春始生而萌之耕反其草便是耘也朱子初從鄭箋而又改爲今註何歟

臣對曰孟子有耘苗之喻耘之爲去苗間草亦無不可

而此章之耘則是耕前之除草也

良耜

御問曰一說曰挃銍也刈禾之鎌也刈鎌之多不可名狀故曰挃挃挃之爲銍貌猶穮穮之爲穮貌此說何如

臣對曰挃之爲銍諧聲也故小爾雅截穎謂之銍而通作挃或說非無據也雖然其云穫聲亦銍刈之諧聲也

酌

御問曰酌即勺也是頌武功之詩而內則十三舞勺先儒云勺籥也籥文舞也舞而用頌武功之詩何歟

臣對曰勺之爲籥籥舞絕無所據意何建安以勺籥同是

量物之器故遂以勺篇相通也案燕禮若舞則勺鄭註曰勺頌篇也其詩曰於鑠王師又曰實維爾公允師矣此萬舞者所以美王侯觀有功也賈疏引公羊傳之文曰萬者何干舞也謂秉干舞以奏勺詩也此又明明以勺詩爲萬舞又左傳隨會之言明以勺武二詩俱作武力又漢書禮樂志及應劭風俗通詳論周公作勺之義而但以爲斟酌先王之道終無所謂文字則勺詩之用於文舞斷無是理陳氏樂書論勺舞之義曰武王作之於前成王成之於後其事則武其道則養天下也蓋以詩中有遵養時晦一句故其言如是也然歌舞異用臣

已言之臣則曰酌詩之爲勺舞亦未可知也

桓

御問曰成湯七秊之旱漢儒以爲桀之餘烈武王之時紂之餘烈想猶未已而屢獲豐年何歟成湯之害除安民何嘗不及於武王而有七秊之旱歟

臣對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其故有二興師動民農時旣愆雨暘雖調人力不給一也師出不義腥穢上聞民力雖給水旱爲災二也若夫武王之師不奪民上不逆天此所以屢豐年也湯旱桀烈之說臣嘗疑之夫罪在桀而湯受其咎是不公也桀方虐而曾不警告是不

仁也桀已死而始降罪罰是不威也上天至公至仁至義之德恐不如此然謂之桀之餘烈也亦宜何者天之降罰不惟人君之失德亦由下民之殃咎而夏季民俗荒淫縱酗湯新厥命未及滌除其受大旱之罰宜矣若夫武王之民已自商紂之時先被文王之化舊染已滌善俗維新其受豐年之報不亦宜乎若但以時君之仁虐降之豐凶則湯武一也恐不當或旱而或豐也

賚

御問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此我字似是從武王言而集傳曰子孫受而有之有若兼言成王何歟大封功臣豈

不在武王之時歟

臣對曰舊注以爲武王之詩則我字屬之武王集傳以爲頌文武之詩則我字屬之成王然詩中只舉文王可知爲武王之詩春秋傳亦与時邁武桓並作武王之詩也

般

御問曰般義未詳曹氏說亦未必然若以般旋爲義則是般游也般樂也成王之賢似不如此

臣對曰此篇旣是巡方之詩則般者終是般旋般游之意按般旋只是回旋投壺主人般旋曰辟又抱朴子曰

般旋之儀見慣於裸踞之鄉般旋亦是美稱也天子巡守之行周游四岳亦般游也五子之歌般游無度加無度二字乃爲滅德孟子般樂怠敖加怠敖二字方是惡德若使般游之有度是周旋之中禮也

魯頌

御問曰頌者天子祭宗廟之樂歌魯侯邦而有頌何也魯之有頌僭也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以天子惜繁纓之意何爲予魯之稱頌歟且魯頌居商頌之上何也先儒謂以親疎之義而魯雖父母之邦商是祖先之國何可以親疎

臣對曰詩之有天子諸侯之別臣未之信國風有周南
召南王風豳風是皆天子之詩也雅有賓筵抑戒頌有
魯此皆諸侯之詩也安得以國風專屬諸侯雅頌專屬
天子乎或曰平王政衰黜詩爲風夫平王之政非幽厲
之比幽厲而列於二雅則平王曷黜乎漢儒曰魯用天
子禮樂故祭祀有頌得比王者之後卽魯之用天子禮
樂揚愼辯之極明然要之自伯禽始何僖公以前卒無
一篇詩乎王肅云文公時季孫行父請命于周令史克
作頌四篇以祀此果何據也行父之使周不見於春秋
春秋之時天王之使於魯者十有八魯大夫之如周者

六如而不至者一孔子莫不具載顧獨遺此乎頌果爲天子之詩而魯始請之周始許之則在魯爲大事春秋何爲不書若云諱其非禮曷又載之於詩也班固王延壽之言又以爲奚斯所作何彼云史克此云奚斯其言之雜出耶夫賢君臨於上歌頌作於下何獨天子爲然特巡守陳詩只陳其民俗歌謠之詩故列國之雅頌不得列於樂官而魯頌之獨傳者詩正於夫子之手也

駉

暫也

御問曰薄言駉駉者薄少也方言僖公牧馬之盛而以少以暫言之何歟

臣對曰薄言少焉也暫然也薄言駉者猶言居然盛壯美其化育之速也

意誠心正工夫純熟然後方得無邪易曰閑邪存其誠此聖人之事故於其終而乃言之歟

臣對曰畜牧貴牝故衛詩曰騋牝三千此必言牡者爲戰陣之用也故每章必言駕車非無謂也魯自伯禽有淮夷之征至僖公之世其禍未弭思無疆所慮者遠也思無期戒在不虞也思無斁不敢懈怠也思無邪無貳爾心也此皆備患之意然思無邪一語夫子特揭爲三百篇之大旨則此聖人正心誠意之極工尤當推廣而

言之也

有駜

御問曰振振鷺如西雝之振鷺毛鄭皆以爲興潔白之士而朱子不取何歟

臣對曰集傳之以鷺爲翿以醉言舞一句然醉言歸則無所用翿矣鷺于下興初筵之來集也鷺于飛興罷席之起歸也

泮水

御問曰申培詩說云僖公作泮宮而落其成太史克嘗禱之集傳只言飲於泮宮何歟古者澤宮行大射之禮此爲

習射而飲欤詩曰角弓其觩束矢其捜此言兵器之精利
可伐淮夷未見其必爲習射也且以在泮獻馘之文謂之
告功飲至之辭則考之前史僖公無伐淮夷之事此詩只
是頌祝而願其有是功欤

臣對曰子貢詩傳獻捷之說後儒力辨其非然詩傳屢
矣此篇則固獻捷也何者首章之觀旂二章之馬驕三
章之屈醜四章之允武莫非武德之頌而自五章以下
純是淮夷之說若但爲泮宮落成之詩則敦孝悌興禮
樂造士敎藝養老乞言享祀燕飲莫非宜頌宜禱之事
奚獨以淮夷來服全篇頌禱乎且獻馘獻囚獻功獻琛

既克卒獲等語明是已然之事不是將來之祝又閟宮曰淮夷來同魯侯之功此亦頌禱之辭乎春秋征淮之會外紀伐淮之文後儒皆駁之然會淮謀鄫且以東略則以齊桓之威會九國之師謀伐蕞爾之淮夷而終不能遂其志乎淮夷小醜也其滅其來春秋未必書之意會淮之後略有俘獲齊魯共利而淮夷獻琛信公在泮受俘而增修泮宮故此頌作焉按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泮宮固獻馘之所也後儒雖斥蔡邕之論豈可並誣王制乎

雨露霜雪無非教也詩只以色笑匪怒爲教者何歟

臣對曰此二句恐亦以淮夷之事而言之也魯侯將受淮俘戾于泮宮容色有喜故曰載色載笑也執馘淑問非欲殺之將使集林之鴞懷我好音故曰匪怒伊教周誥曰勿殺姑惟教正謂是也若以造士教人而言之則匪怒伊教之意終不可分曉也

閟宮

御問曰魯之稱閟宮猶周之稱清廟[illegible]是魯宗廟之名也故毛鄭姜嫄廟之說呂氏闕之申培后稷文王廟之說朱子不取然則閟宮是魯廟也案公羊傳云周公太廟魯公世室羣公宮據此則閟宮是羣公之廟歟

臣對曰 臣以爲閟宮者后稷之廟而魯之所以禘嚳
之地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旣云周
公其衰則其法之始於中葉可知也豈非僖公之所爲
乎周人禘嚳以此例之魯人當禘文王然大傳曰不王
不禘魯旣僭禘獨不能僭嚳乎今不用別求他據三章
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所謂后帝豈非
帝嚳乎卒章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旣云新廟豈非僖
公之刱建乎三章曰莊公之子龍旂承祀豈非僖公之
生時乎四章曰秋而載嘗夏而楅衡上章所言豈非春
禘乎先儒不念魯人之有禘左右猜度未有定見或以

爲姜嫄之廟或以爲郊天之禮不亦謬乎首章之文欲叙后稷之生不得不先擧姜嫄豈即閟宮爲姜嫄廟乎皇皇后帝鄭玄謂之郊天魯固郊矣郊者於郊閟宮非郊天之地也魯既郊稷禮應禘嚳鄭必以閟宮之祭謂之郊天臣所不曉有一言可破者臣按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左傳譏其逆祀之非引閟宮之詩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繼之曰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今夫微子之於帝乙桓公之於厲王后稷之於帝嚳其義一也后帝之爲帝嚳不旣明甚乎惟明堂位曰魯君孟春祀帝

于郊配以后稷季夏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此蓋立國之初所命之禮而禘嚳之法昉於僖公也鄭於春官大司樂享先妣之註云姜嫄無所配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疏曰閟宮處在幽靜故名廟曰閟宮豈非傅會之甚者乎閟也者謐也肅清深嚴之義也僭朱子云閟宮之詩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況於大王之時豈有翦商之心哉朱子每論太王之事以爲周邦僻遠非殷所封無純臣之義有若大王眞有翦商之意者何歟

臣對曰大王知文王之有聖德舍泰伯而立季歷欲以傳之文王後人以爲有翦商之心朱子亦曰左氏分明

說泰伯不從不知是不從甚事蓋以實始翦商爲周人自來之說也然非紂之惡武王終不能伐商大王豈預知紂惡之如是而已存翦商之心乎周家之積德累仁商之所以失民也故大王無翦商之心而商自翦於大王詩人之意不過如此豈可以輕誣古人哉

商頌

御問曰或曰七篇非眞亡也孔子刪之耳此恐不然夫商頌原初宜不止十二篇而正考甫選之也閔馬父曰正考甫校商之名頌魯語註云名頌商之美者考甫恐其紕繆就大師校之也以此觀之考甫選之已精矣十二篇皆名

頌夫子以考甫之後孫宜不得而删之也然則七篇之亡
亡於夫子編詩之前也明矣此夫子所以歎宋之文獻不
足也歟

臣對曰七篇之亡在於删詩之前者古來本無異論商
頌之文見於左傳者四見於國語者二一在宋穆公之
事即玄鳥之詩也一在楚聲子之語即殷武之詩也一
在晏平仲之語即烈祖之詩也一在鄭子產之事即長
發之詩也一在閔馬父之語即那之詩也一在公孫固
之語即長發之詩也孔子之自衛反魯雅頌得正在魯
哀公十一年冬則此皆删詩之前而所見不出於五篇

之外可見七篇之亾厥惟久矣

那

御問曰周頌清廟盛稱文王之德而此詩未見有稱成湯之德何歟此商周二頌之體製不同者歟

臣對曰如長發篇又盛陳成湯之德恐不必以此詩之適然便謂商周之異體也

烈祖

御問曰商人尚聲故前篇備言聲樂之美而此篇則無一言及於聲樂何歟

臣對曰商人尚聲未知何義而周頌之有聲魯頌之有

駜亦皆盛稱聲樂恐不獨那一篇也

祭祀有大羹和羹而此獨言和羹何歟大羹太古之羹而以殷人尚質之意不稱大羹何歟

臣對曰和羹之義鄭箋以爲喩諸侯和順之德不唯是也此詩和羹之解左傳晏嬰之言說之最詳其斥梁丘據之同而不和曰水火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臣亦然獻可替否政平而無爭孔叢子亦載是說以爲君臣之戒則此章之獨言和羹其旨淵乎有味矣

玄鳥

御問曰史記簡狄吞卵之說果可信歟或曰玄鳥降時祈高禖而得之故曰天命蔡邕月令章句曰玄鳥至日有事高禖而生契降卽至也此說似然而朱子論吞鳦之事以爲當時旣恁地說必是如此不可以聞見之不及斷其必無巨跡吞卵皆涉誕怪而朱子信之不以爲疑者何歟

臣對曰案夏小正二月燕曰來降燕之謂降厥惟久矣月令玄鳥至是月也祀高禖以祈子也祈而得子故以爲天之所降且昔少昊氏以玄鳥名官後世高禖之神卽其人也故曰降而生商至於郟水吞卵之說本自怪誕恐無是理案漢書武帝得太子甚喜始立高禖之祠

又後漢書祀高禖于仲春之日魏志禖壇有后又晉書
仲春之月祀高禖于城南又北齊史每歲玄鳥至之日
皇帝祀高禖以祈子隋書唐書並以玄鳥至日祀高禖
古來典禮皆以玄鳥爲紀時之候而已唯鄭玄獨信司
馬遷解詩文如此矣
武丁孫子謂武丁爲先后之孫子也歐陽氏以爲武丁之
孫子似非是以下章武王靡不勝觀之武丁卽武王能配
武湯故稱之武丁之後豈復有武王配湯者歟
臣對曰武丁孫子固是武丁而武王恐非配湯之武王
卽指湯而言也勝克也猶言勝任也克家也武丁能勝

湯之任克湯之家故曰武王靡不勝若以武王為武丁則与武丁孫子語疊矣

長發

御問曰契之功莫大於敷五教而只稱桓撥之武功何歟下文云率履不越遂視既發便是敷五教之化也歟

臣對曰率履者率禮也說苑復恩篇曰率禮不越者聖王所以先德而後力漢書蕭望之傳曰率禮不越者聖王所以施德而行禮此皆敬敷五教之意也臣又思之玄王勤商之文雖見於國語漢書禮樂志曰昔殷周之雅頌上本有娀姜嫄卨稷始生玄王公劉此又以卨与

玄王分爲二人葢追王必在近世周之追王不及於稷
則商之追王豈反於禼乎玄王桓撥當別有其人矣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或曰齊等也帝命之不去自先公至
于湯等耳韓詩外傳曰至于湯齊古今一致也前聖後聖
其揆一也此与蘇氏說孰爲得失歟
臣對曰至于湯齊者時与命會也孔子閒居子夏問三
王之德參於天地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其在詩曰
帝命不違至於湯齊齊也者參也
自契封商十四世而湯生則湯降亦云晚矣曰不遲何歟
臣對曰降者謙卑下人之謂也案國語公孫固曰晉公

子父事狐偃師事趙衰居則下之動則咨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又家語論禮篇及說苑敬慎篇釋此詩最詳降与躋相照謂湯疾行下人之道故其聖敬之德日升韓詩外傳亦以謙恭爲解謂當降則必降無或遲遲又大戴禮孔子曰湯恭以恕是以曰躋即鄭箋亦云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古來訓釋無一參差不可改也孟子曰五百秊必有王者作未必殷人之詩預襲此文召誥以疾敬德爲祈天永命之本亦此詩意也

如火烈烈聖人弔伐之師當如此雲霓時雨何爲如烈火之

猛歟書曰天吏逸德烈于猛火烈火之喩豈其美乎

臣對曰荀子議兵篇釋此詩最詳曰兵不可詐也以桀詐堯譬如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謂仁人之兵若子弟之衞父兄人不敢觸故曰如火烈烈非謂威勢猛烈也漢書五行志以如火烈烈爲征畔逆止暴亂之意可以參考也

殷武

御問曰或曰此詩所云非伐鬼方之謂也後漢西羌傳曰武王伐西戎鬼方則鬼方在西非南楚也竹書亦云王季伐西落鬼戎鬼戎本西落而武丁伐之三年始克故書傳

亦曰武丁修行三年而重譯畢至此又一事也若此詩則初起奮伐而卽深入其地用兵之神莫過于此而謂之三年克之可乎此說似然未知如何

臣對曰朱子於此但存疑耳故曰蓋謂此歟後儒之說甚力而朱子固未嘗以爲必然矣

四方之極極如屋極之極北極之極四方之所取正也高宗有中正之德爲下土之式故能致如此歟

臣對曰箕子殷人也皇建有極之義其亦有契於是矣蓋京師爲四方之表準者以其惟皇建極而卿士庶官率由建極之化以副庶民之望也故後漢楊震上疏言

陛下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而親近倖臣驕溢踰法賣弄威福惟陛下奮乾剛之德無令威福久移於下即此意也然商邑建都在於成湯之時此恐追述成湯之德以美高宗之中興也故漢匡衡上疏論此詩曰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蓋以保我後生爲成湯之保子孫也